

苦竹笋酸菜鱼

周天红(四川)

苦竹笋是新鲜的，酸菜是新鲜的，鱼也是新鲜的，苦竹笋酸菜鱼，那个鲜哟，简直没法说。

苦竹笋酸菜鱼的鲜味儿时常飘荡在猫桥子的上空，猫桥子也因此得了不少的名气。

猫桥子是一个老镇子，两条老街不过二三十户人家。两街之间那条小溪上有一道老石桥。石桥不大，野猫子一纵步就能跳过去，也因此得了“猫桥子”这个名字。

猫桥子的后山就是尖山子了。尖山子是一岩一坡的老林子，里面苦竹笋多的是。春天，苦竹笋破土而出的那段日子，镇子上好多壮劳力都往尖山子上爬，挑箩背筐地挖苦竹笋。尖山子的苦竹笋壳薄肉厚，又脆又鲜，那是几岩

几坝都出了名的。

猫桥子以上，尖山子以下，是十里坡。那是一坡的好土好地，黑油油的。十里坡人爱种青菜，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几乎都有。开了春，天气暖了，太阳出山，一大挑一大挑的青菜挑回家，高竹杆矮竹杆的一杆杆在晒坝子里晾着。风吹了，晾焉了，一把一把的青菜捆起，往大缸子大坛子里塞，一层一层地撒上盐，不出十天半月，开了封，一闻，酸味上来了，酸菜就成。在猫桥子，哪家哪户门前都有三五口酸菜缸酸菜坛，如果没有，就算不得真正的猫桥子人。

猫桥子在两匹大山梁子之间夹着，顺着小溪两岸，全是稻田鱼塘。要说哪块田里没有几个鱼儿

跳，那是骗人的。最大的那块有四五十亩呢，田里的鱼，那没得说，活水养的，吃起来香，绝没丁点泥腥味儿。

苦竹笋、酸菜和鱼，三种好东西伴在一起，可给猫桥子这个小小的镇子增色增味了不少。

要说猫桥子的苦竹笋酸菜鱼，得数六婆家里的最好吃。从猫桥子场镇往东数，老石桥正对

着的靠河那家就是。六婆做苦竹笋酸菜鱼，讲究着呢。苦竹笋要尖山子上老林子里刚出土的，老青皮的不行，虫钻过的有伤的不行，歪瓜裂枣的更不行，只要那两大手抹长的新鲜货。酸菜呢，要那腌得金黄的，开了坛，酸香扑鼻。鱼是客人到了，现杀现打整的，死的鳇

的绝不上桌。六婆提起锅铲，油下锅，冒了青烟，一大把酸菜下去，炒得香喷喷的，再下入事先备好的苦竹笋和鱼，加上些许调味料，兑上尖山子那岩沟里流下来的山泉水，盖上锅盖。六婆店里的灶台火也旺，约莫十分钟，提起锅盖，那可是满街飘香啊，好多人闻到了都禁不住要流清口水。

娘说：“娃啊，你要真想吃，就加紧跑几步，等把肩上这挑苦竹笋挑到刘大才的门市上卖了，收了钱，我们就去吃一盆苦竹笋酸菜鱼。”

那年，我十二岁，一听娘说这话，脚板儿明显轻快了许多，肩上的担子也轻多了。猫桥子场口上从小溪沟旁边算起，那个坡六七

十步石梯子呢，我第一次没歇一

口气就挑上去了。那苦竹笋酸菜鱼，真真是味香汤鲜呀！一大盆，我和娘你一碗我一筷子的，汤汤水水都没剩下一口，全干了。舍不得呀！

六婆也是靠着苦竹笋酸菜鱼饱了肚皮的。早些年，她男人上尖山子挖苦竹笋，不小心从崖上掉进了沟谷里，抬回猫桥子时，早断气了。一个女人，就靠着做苦竹笋酸菜鱼的手艺，硬是把三个娃都养大了，有两个还进了城里的大学呢。这一碗苦竹笋酸菜鱼，可让六婆尝足了味道。

人来人往，千帆过境，好多事都淡了，忘了。可苦竹笋酸菜鱼和那个远山小镇，总在我记忆的深处飘香。



第五期

人间烟火土灶始

许国华(江苏)

爆芋萎(炒米花)的糯谷“啪啪”作响，下团圆(汤圆)的沸水“扑扑”翻腾，灶膛中的柴火熊熊燃烧，在“越爆越发”“财源滚滚”的声声祝愿中，新砌的土灶开灶了。

过去，乡村新建房屋，对砌灶灶极为重视，不亚于上梁。土灶承载了农村人对“家旺业旺”的美好期盼，故而砌灶前，既要择吉选日，也要勘察方位，还要找个手艺好、经验足的瓦匠师傅。

瓦匠师傅把两只铁锅扣在选定的灶基位置上，抓起一把锅底灰，绕锅沿撒上一圈，移走铁锅，就露出两个黑色的大圆圈，然后沿着灰线，不慌不忙地往上砌砖。砌灶的工具很简单，一把瓦刀，一把抿子，可是在瓦匠师傅的手中，就成了魔术大师的法宝，只见师傅将一块块方砖层层垒砌，并不时地用瓦刀将砖块削砍出或圆或尖的形状，用于砌灶门、灶膛、烟囱等有转角的部位。大半天的工夫，一口新灶就砌成了。

手艺好的瓦匠师傅，砌出的土灶不仅省柴、聚火，而且烟囱出烟顺畅，灶的外观也漂亮。上宽下窄的长方形灶台，可并排放置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大锅烧饭，小锅炒菜，在两锅弧形的空隙处还可放置一口汤罐，做饭时添上冷水，饭菜做好后水也基本烧开，烧开的水可用来洗锅洗碗，很是方便实用。

土灶的墙体用白石灰粉刷，灶面用白石灰或水泥抹面(后来大都改用瓷砖铺设)，灶壁上绘有生动活泼的灶画。铁锅下面就是灶膛，用来添柴烧火。灶膛一侧筑有烟囱，直通屋顶，每当做饭时分，袅袅炊烟升起，很有乡村风味。

新灶落成了，要进行“暖锅”，一方面检验土灶的质量，另一方面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聚聚，图个热闹，主妇的娘家人还会买一套全新的锅碗瓢盆送来，寓意新生活新开始。

“就锅抛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暖锅”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糯谷抛入新铁锅中爆成米花，民间称之为“爆芋萎”。芋萎在铁锅中“啪啪”作响，寓意“越爆越发”。小锅爆芋萎，大锅烧开水，烧滚的开水“扑扑”翻腾，直冒气泡，是为“财源滚滚”。

“吃新灶头团圆，吃新灶头团圆啦！”当家张罗着，乡邻们涌上新灶头抢吃团圆。按照民间风俗，“新灶团圆，越抢越发”，前来吃新灶团圆的人越多，主家就越兴旺发达。

“起新灶，买新锅，鱼肉跳跳来开荤”，听老人说，过去新灶开荤也是颇讲究的，要烧十二道菜，既代表十二生肖，又代表十二个月，寓意家中人丁兴旺，月月丰衣足食。十二道菜个个都要讨口彩、图吉祥，比如鸡象征大吉大利，鱼代表年年有余，白菜寓意百财聚来，芹菜则是勤劳发财。

人间烟火土灶始，那一方土灶，就是一家人的寻常日子。在乡村，土灶生出了袅袅炊烟，更生出了一股浓浓的烟火气和暖暖的温馨味。

袁山奇韵(外一首)

林承海(湖南)

溯湘江而上入夫夷江
走进舜帝赐名的袁山
丹霞如诗，果园飘香
宛若闯入了人间仙境

登八角寨极目远眺
鲸鱼闹海笑腾泥丸
威武挺拔的将军石
弥漫了神奇传说
放生阁书声琴韵
万古提防晓梦依稀
林木葱郁之风吹来
百里脐橙挂满欢笑

夷水清澈玉带飘舞
荡漾古老的波光
吮吸夫夷江甘甜的乳汁
瑶胞在这里世代繁衍
他们以勤劳的双手
厚植纯朴的乡风
构筑自己的宁静家园
演绎众多袁山儿女的梦想

置身这块宝地
思绪穿越了时空
人文荟萃，熠熠生辉
当我每次写下袁山二字
仿若写下了一部厚重的史诗

袁山之恋

山之良也，袁山
舜帝赐名
我对袁山有着别样的情感
袁山的山格外雄奇
山风格外温柔
江水格外清澈

生于袁山，长于袁山
自小生活在青山绿水中
袁山特有的灵性
孕育了清润曼妙的声音
回荡夫夷江的清波涟漪
多少个晨起夕落
竹筏载着我们的梦漂到远方

杜鹃花谢了又开
秋天的红枫映红了丹霞
大山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将军石见证了海誓山盟

青湿时光，共同等待
纯洁爱情在大山中发芽
朝阳从金紫岭跃出
照耀我们的喜悦
舜皇松坚贞挺拔
老山界我们牵手重游

慢慢咀嚼风雨如磐的光阴
细心地数着心灵深处的承诺
夕阳西下，执子之手
江畔漫步，我心飞翔
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诗
多想挽住春风留住晨梦
任凭翩跹飞鸟影入画
任凭一世痴情化雨珠

水码头

潘新日(河南)

水码头一头扎进水里，挺着用石头搭起的脊梁，把水和岸连在一起。

老辈人谋生，水码头就是他们的饭碗。

南来北往的船在这里停留，把船上的货卸下来，把岸上的货装上去。码头上的人，成了这些货物的腿。随同货物卸下的，还有好多听得懂的、听不懂的外地方言。货物又换作铜板和银元，在晚风和汗水里化作微笑……

曾经，它的身边帆船林立，养活了十里八乡的壮劳力。搬运，让物品在码头上聚成一场流动的盛会：本地的粮食、木料、竹货、油料、茶叶，外地的洋布、洋火、陶瓷、海鲜、煤油，大到铁制的机械，小到针头线脑，都在这里周转，一

条船，抬高了它们的身价。

来做生意的外地人，水码头成了他们歇脚的“家”。岸边，衍生出了“川陕会馆”“福建会馆”“淞沪会馆”……它们一字排开，敞开心胸，迎接属于自己的客人。

水码头也是临时的街市，本地的、外来的商贩，在码头上支起凉棚，摆上桌凳，几盏黑瓷碗茶，一锅热气腾腾的粥，几屉香气扑鼻的包子，以及香喷喷的炒米饭，清亮亮的骨头汤，各种吃食都摆了出来，以填满来自不同地方的胃。

吆喝是少不了的，顺着吆喝的乡音，就可以觅见家乡的味道。一样小吃，几句问候，唠唠嗑，解解乏，交谈里蕴含着情谊、传递着温暖。

水码头也是属于苦力和水手们的，这些穿着粗布补丁衣服的人，把一方的繁华沿着水路带过来了，除了一路的景致，还有各地的风俗世情，都在码头上相遇，所有的际遇和冷暖便就着茶、就着酒，吞进肚里，弥漫在码头的各个角落……

船到码头，心事都卸下来了。老板和船老大便被轿子或马车接走，会馆里慢慢热闹起来，在亮如白昼的灯火里各自绚丽着。船上船下的事就全交给船员和管账先生打点了。

船，像一片片叶子，在码头上泊着。

水码头一夜灯火不息，仿佛从不入睡，即便做生意的人和外来的船员都已散去，它也亮着灯。

老辈人爱说，水码头的灯就是行船人的眼，只有亮着，他们的心才踏实。

老辈人总爱回忆过去，他们也听长辈们讲过水码头的往昔。他们爱说：“过去，哪有这么多铁家伙，都是木船，高高的桅杆上挂着布帆，有大有小，搭眼一看，就知道船家的实力……”木船的时代，我没有见证过，这些老掉牙的故事，总会勾起我的神往，留给我无限的遐思。我想，那时的水码头肯定是很有气势的，天南海北的木船挤在一起，用桅杆相互致意，在涟漪里传情，再割舍许多牵绊，鼓胀着帆，随风走远……

如今，水码头几近荒废，唯有水会游上来，抚摸一下石阶上的青苔，回味它们曾经的殷实与喧闹。

夕阳如歌

李磊(云南) 摄



做出样子来

李占忠(辽宁)

1986年6月26日，我正式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预备党员。这个值得一生铭记于心的日子，是激励我人生道路上不懈奋斗的不竭动力。

1976年末，我作为知青回城，被分配到特大型国企阜新矿务局建井工程处，当上了一名井下掘进工人。第二年，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工作几经调动，可不论是在基层段队当工人，还是在工区工会、处机关科室，我都没有放弃申请入党的迫切愿望，接连写了多份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

1980年7月，我在处党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机关发展了几批新党员，都没有我。心急如焚的我便主动找到机关党总支书记征求意见。

他在肯定我工作的同时，也中肯地指出了我的缺点和毛病。特别是他说的“做出样子来”，让我深受触动。当夜，我重新翻开了党章，认真对照党员标准，思考良久。虽然机关工作平凡而繁杂，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但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就要时时处处体现出先进性。自此，我下定决心，要真正“做出样子来”，争取早日入党。

“做出样子来”，成为我的努力方向。彼时，建设中的王营矿主井塔工程是局、处的重点工程，采用的滑模工艺在全省尚属首次推广施工，井塔高达73米，全部由混凝土浇筑，要求20天必须完工。时间紧，任务重，全处上下动员，发起会战，工人“三班倒”连轴干。我被

热火朝天的会战氛围所感染，主动请缨，深入施工现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摸爬滚打。搅拌混凝土的工作量大，我把脏和累抛在脑后，搬水泥、运钢筋，哪里人手少，我就去哪里，啥活儿都抢着干。稍一有空，我就收集和采写工地上的会战典型和先进人事迹，及时报送给市报社和电台。会战打响后，我连续一周没有回家，坚守工地。整个工程期间，我写了42篇稿件，鼓舞了士气，为工程提前竣工作出了贡献。为此，机关党总支书记几次在大会上表扬我，老党员们也纷纷鼓励我，对我寄予了殷切希望。

打那以后，我用实际行动积极争取入党的决心日益强烈，工作劲头更足了。我坚持了两年多

放弃休息日，加倍投入工作，平日里，我每天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离岗。有时手头材料多，我就加班加点，吃住在办公室……我年年被局、处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新闻报导员。

成绩来之不易，成长归功于党的培养。1986年6月26日，党组织正式批准我为预备党员。那一刻，我感慨万千。我在心中，早已庄严地刻下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作为已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每当想起自己入党经历，我都会感到无比幸福。虽然我已退休，但“做出样子来”的初心将会一直激励我余热生辉、夕阳灿烂。

百年风雨百年路